

宋文宪公全集

第二函
十一册

宋文憲公全集卷五十八 後學四明孫鏘校刊

塔碑銘四

上天竺慈光妙應普濟大師東溟日公碑銘

皇帝受天明命。奄有方夏。鴻仁惠澤。覃及幽明。於是有學僧
伽奉詔入京。上御奉天殿。丞相御史大夫暨百僚咸在。而僧
伽魚貫而見。時東溟大師年最高。白眉朱顏。其班前列。上親
問以升濟沈冥之道。師備述其故。上悅。顧眾而言曰。邇來學
佛者。唯飽食優游。沈蕤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攝心
之要典。何不研窮其義。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也。自後
數召見。字而不名。人皆以爲師榮。及建鍾山法會。請師說毗
尼淨戒。聞者開懌。時洪武五年春正月之望也。師辭歸杭之
上天竺山。日修西方安養之學。冥心合道。不雜一念。十二年

秋七月朔日夢青蓮華生方池中。華色敷映。清芬襲人。既寤。召弟子妙修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去人間世。殆不遠乎。至四日。趺坐書額。合爪而寂。世壽八十。又九。僧臘七十有三。其月十日。奉全身藏於山之西峰妙應塔院。妙修乃具行業來言曰。先師有墜言。吾死非宋學士不可以銘吾塔。執事嘗與先師游。敢援斯故。竊有所請。濂前年幸謁師。見師精神浮動。眉宇閒戲。謂師曰。法力所攝。師之四體當益強。濂歲歲上京。師必過虎林。必與師談辯。如今日也。師曰。學士固未艾。老身石火電光爾。烏能久乎。遂一笑而別。豈意師果脩然而西往乎。銘何敢辭。師諱慧。曰號東溟。天台赤城人。宋丞相賈魏公諸孫。志慕空門。往縣之廣嚴依平山等公。落髮爲桑門。時子庭訓公講台衡之學於赤城。師走輪下而受其說。依科指授。

便能領其大義。觸類而長。日增而日益。子庭嘆曰。投丸下峻坂。不足以喻其迅疾也。北峰之道。其藉之以大昌乎。自是子庭一屬意於師。歷代相承微旨。所以扶正斥邪。伐異歸同者。無不言之。師之學沈浸醲郁。而名動一時矣。一旦假寢。似見有竹橫地下。竹上所凝者白粥粲然。師因臥而餐之。及覺。言於子庭。子庭曰。竹粥與竺同音。子得就地以食其緣。殆在上。下兩天竺之間乎。子宜亟行。師卽持瓶錫而出。遠度浙河。拜竹屋淨公於上竺觀音教寺。竹屋見師俊穎。輒畱之所處。頗卑溼。師賦詩以述其事。竹屋見之。謂其眾曰。此耶不凡。他日當嗣主茲山。不可以少年易之。爲遷燥剛之地。遇之如賓友。會有營繕之役。而施金帛者接踵而至。勤舊僧欲揭示氏名。以勵其餘。選工書者。眾卒無以應。師揚袂出曰。吾試爲之。震

布雲舒精采煥發竹屋見之尤喜且曰吾前言果不謬矣翹
翹蒼松挺出於荆榛之上者非其類也耶命典賓客尋更掌
僧籍竹屋旣示寂越溪澄公自演福來繼其後越溪甚器師
延居後堂之版屋未幾出世吳山聖水越溪念之弗忍舍復
招還山處以上座以表儀四眾吳楚閩蜀之士趺足而至者
動以百計師隨其性竇淺深而疏導之作人之盛當時罕有
其比元重紀至元四年行宣政院采諸人望以主列紳而師
獲住薦福歷三暑寒下竺靈山教寺災至正元年宣政使高
公納麟謂非師無以膺起廢之任移師涖之師至修普賢大
士殿雲閒大姓蔡氏邀師至家施錢十萬緡師過姑蘇大致
香柑爲林曾未幾何大雄寶殿成蔡卒其妻夏氏爲刻佛菩
薩泊觀自在大阿羅漢諸像黃文獻公潛實爲之記四年高

公又選住上天竺。子庭所謂上下兩天竺之徵。至是益驗矣。師知緣契在斯。夙夜注心。罔敢怠遑。走募多金之家。初修大殿。次建三解脫門。次鑄巨鐘。構危樓以冠之。次營重閣講堂。上祠諸祖。下爲講法之所。他若白雲堂。選佛場。及諸寮宇。一皆完復。罄已橐。覽通塗。自普門達於三門。凡寺制所宜有。無不具焉。帝師大寶法王嘉師法行。賜以金襴法衣。及慈光妙應普濟大師之號。十六年。師自念人貴知止。汲將焉求。竟擲鼓而退。隱於會稽山水間。飄飄然如野鶴孤雲。人不知其爲師。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爾公。方領宣政院事。遣使者以物色訪之。力請還山。躬帥僚屬奉幣以上。師知其誠。復再正法席。前後所住凡二十五年。國朝洪武改元。始獲謝事於塔院云。師軀幹修偉。眉長三寸餘。其白如雪。目睛閃閃射人。

道德餘光所照。不問耄倪。見師經行。謹曰。我白眉和上來也。爭持香華。以爲供養。居常顏面嚴冷。片言不妄發。卽發。雖對王公大臣。未嘗出一輒媚語。至於誘掖後進。辭色溫如春陽。天台四明所著諸書。循環開授。止而復初。聽者咸謂披青雲而見白日。其在京時。輿論以瓦官昇元教寺。乃天台初釋法華道場。不可久廢。乃以其事上聞。卽天界禪林別建室廬。以存舊號。請師開山。師爲升座說法。九府大浮屠皆俯首以聽。風聲所被。遐邇翕然歸心。師所度弟子甚眾。其在下竺則圓具等十人。上竺近二百人。而妙思妙本妙修爲最先。嗣其法系者。則思齊行樞允鑑允忠良謹普智文會元琇景梵各闡化於一方。今繼師住上天竺者。卽妙修也。濂聞法智尊者中興天台之道。五傳至北峰爲尤盛。北峰諸子。無不競爽。而佛

光桐洲剡源爲最良。剡源之孫曰越溪。而桐洲之孫則玉岡也。師爲佛光再傳之嗣。視越溪玉岡爲法門兄弟。先後同荷大法攝受。有情法筵。特爲江南之最。奈何越溪玉岡同年化去。而耆德偉望。唯師之存。歸然如魯靈光聳人瞻敬。三十八年之閒。其弘宗助教有功多矣。苟不勒諸圓廟之碑。何以垂示罔極。而慰學者之思哉。乃從妙修之請。而述銘曰。

人天之際。所貴惟誠。能貫鐵石。可達潛冥。世之修學。思證無生。舍此不務。其將孰營。倬彼大師。爲時俊英。依科攻義。分疏尋經。春蒸卉木。水翻建瓴。天延法胤。神夢符禎。出演鴻寶。丕昭性靈。龍鬼夜聽。寶華書零。冒昧道器。一混渭涇。飛樓矗矗。湧殿亭亭。棟吻獸攫。枹礎螭擎。琅函飾鳳。華簾鏗鯨。一實所感。百物交并。有什必起。無廢不興。惟心所證。諸緣莫撓。塵毫

無累體用咸貞罄竭表裏脗合幽明出言石墜轉盼霜凝釋
門著蔡剎海章程屬茲象末倚作金城豈期蓮萼遽生淨泓
三宗抱戚四眾含魂游樂園魄閤泉扃世相莫廢人文是
徵後千百載尙信斯銘

芝園後集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竺遠源公塔銘

徑山禪師入寂已久古縉州男子實爲之銘其序曰禪師諱
正源字竺遠歐陽其氏也文忠公爲遠祖而南康其所居也
年二十七受具戒越四十五載當元至正二十一年六月廿
六日壽七十又二而逝其始與卒也太辯和上虛谷靈公以
道德名東南其傳法師也觀音興聖道場靈隱徑山其所主
伽藍也始見陵公公以龍潭滅紙炬語問之禪師應之曰焦
石可破層冰公曰破後奚爲復應之曰探索乃知公詰曰所

知者何事。方思對其語。公遽舉杖擊之。悚然默喻。由是智開。識融。外內無礙。雄談慧辯。動靜皆空。叩之者無窮。歸之者有容。近者化而信。遠者慕而宗。又能飾之以文。持之以勤。位尊而不以爲榮。德盛而守之以謙。所得乎道。而出乎世者也。居道場。增其室廬之未備者。主徑山。焚亂兵遺骸之暴露者。在靈隱。樓閣皆爲煨燼。惟其所居獨存。類有神以相之者。其建功動物之可見者也。生之夕。梵僧見夢於其母。及將歿也。預告日期。書偈而化。弟子分塵爪髮於道場。舍利叢叢然生。其靈異之顯著者也。元之帝師聞其賢。錫以佛慧慈照普應禪師之號。五主巨刹。皆方鎮大臣遣使者所邀致。其法孚於人者深也。廣化圓伊本覺文煜興聖宗德承天道瓊淨光智聚大慈等若干人。其得法弟子也。某等若干人。其所度學子也。

徑山其白塔所在也。全身而瘞者禪師之意也。二十二年某
月日其瘞之時也。集而傳之者其所說法也。法不可以迹求。
道不可以形著。雖無塔可也。有塔矣。雖無文可也。宜無文矣。
繁其辭者過也。故略而約之。略而約之者古之道也。以古道
處禪師者余志也。謂余爲簡者非知道者也。請銘者誰圓伊
也。銘曰。

道之原本無言兮。以言求道。道豈宣兮。有倬達摩。號爲禪兮。
指心見性。簡且專兮。弊而失宗。口耳是傳兮。襲譌蹈誕。欺昏
頑兮。虛石嶄嶄。法雷震天兮。餘音所及。讐以顛兮。師奮大勇。
直走其前兮。象據獅吼。斥幽玄兮。五泄名山。從者千兮。扶堙
疏滯。導百川兮。洗濯白日。光爛然兮。有目皆覩。照八埏兮。文
辭如雲。來翩翩兮。卽而索之。以絪縕煙兮。道且不有。矧簡編

兮。又況幻形。同蜨蟬兮。闕塔鑱文。不愈衍兮。有文之文。多糾纏兮。文而無文。道乃全兮。師道如昇。此遺弦兮。因麤解妙。在後賢兮。

芝園續集

天龍禪師無用貴公塔銘

有序

師諱守貴。字無用。水庵其別號也。俗世甄氏。世居婺之浦江。其家業於耕樵。每使之行。鎰田閒。師志弗樂也。乃同鄉童子。從師傅學讀書。元至治癸亥。師年十八矣。入里之康侯山。依浮圖法爲僧。羣僧各分檀越家。遇其作齋會。輒持鼓螺應之。師又弗樂。泰定乙丑。師年二十。翩然往浙水西。日以問道爲事。適千巖禪師長公縛禪於龍華寺山。師往拜之。授以向上機。冥參默究。恍若有所契。師因弗欲辭去。龍華與天龍院鄰。天龍沙門大道平公。方務起廢。力挽千巖主之。丁卯春正。

月笑隱訢公言千巖行業於行宣政院將俾出世住大禪坊
千巖竟遁逃不見使者久之夜渡濤江東走烏傷伏龍山師
復與之俱山有廢刹曰聖壽千巖爲一新之遂命師領其徒
至正丙戌師還天龍往參中峰本公斷巖義公梁山寬公其
反覆叩答不異見千巖時師太息曰千江雖殊而明月則一
吾今後無疑矣戊子之夏退居嘉興建庵爲佚老計庚寅秋
七月十日夢大道來別曰吾已棄人閒世矣師大驚急拏舟
往視之大道果告寂後因名所居庵爲應夢黃文獻公爲記
其事云師自是復住持天龍天龍素無恆產募齊民二千家
每臨食時輒取一小甌聚之養四眾大道旣建大殿三門兩
序及瘞佛菩薩阿羅漢諸像師繼其後益殫志畢慮爲造僧
室與演法堂堂上爲閣以妥吳越錢氏所造大悲尊象又買

並寺之地。以爲蔬畦。而寺制所有者。小大咸飭。鐘魚互答。經
唄兼舉。隱然如大伽藍矣。辛丑八月二十日。作偈一首。副以
高麗淨瓶。寄別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爾。公明日趣作浴
事。索筆書頌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
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化。丞相聞之。大加歎異。遣官僚爲具
後事。以某月日。造慈濟塔院於天龍西岡。奉全身葬焉。師平
生不蓄長物。寒暑唯一布衣。戒行甚峻。嘗落一齒。其左右櫝
藏之。中生舍利。羅五色燁然。日見增長。世壽七十有二。僧臘
五十又四。所度弟子善法住持。德盛等若干人。余與千巖結
方外之交。揮麈談玄。無月不會。而師又與余同鄉里。故於師
之傳授行業。知之實詳。銘非余孰宜爲之。德盛之請。有不得
而辭也。銘曰。

伏龍之山懸巖千尺誰陟其巔奮身一擲軀命既絕萬緣頓
息絕後復生真體軒兀如摩尼珠其光五色照耀東南不落
名迹天龍一指斯爲獨得無用之用動而常寂化爲樓閣莊
嚴淨域苟以爲是涉乎相執以空爲楮以無爲筆焯德示後
用垂千億

同上

扶宗弘辯禪師育王裕公生塔之碑

有序

我如來設教騁威神妙智之力示超絕極致之理視萬劫爲
旦暮刹那之頃三際現前是故以生滅爲一雖出入靡常而
眞如之性炯然長存既無染淨亦無寡多習其學者往往深
入禪定後天地而不凋不知孰謂之死孰謂之生也扶宗弘
辯禪師現坐玉几道場說法度人而絕去來之相預建塔於
廬山石耳峰下期他日爲設利之藏其上首弟子師秀持岳

林佳山良理所聚事行微濂爲銘勒諸塔上。嗚呼。有若師者。其殆能齊死生晝夜之理者乎。師名崇裕。字約之。毗陵陳氏子。其母某氏。夢龐眉異僧。乘肩輿直叩寢門。呼曰。吾將假館於斯。母覺時有娠。十月而生。四歲始學步。七歲入小學。資識超羣。童上十六。解通儒家言。然體素羸弱。十日而九疾。每覩佛菩薩像。輒互跪瞻禮。依戀不忍舍。父母以其應夢。冀微靈釋氏愈之。命從壽昌院東林曉公爲沙彌。院有大梨木。三十年不發花。及師之來。花開滿枝。結實大如罌。東林知爲祥徵。度爲大僧。俾受具足戒。俄蓬累而出。登雙徑山。謁寂照端公。鞠明究嘆。唯以觀心爲急務。閱二年。未有所證入。偶遊東坡池。因操觚成一偈。寂照見之。喜云。此龍象器也。命爲侍者。使其便於咨叩。師弗從。復走天目山。見佛慧義公。佛慧授以萬

法歸一語。師淬礪益力。雖金墻鐵壁。必欲拓開。乃已。佛慧亦期。師有立。所以警發者。甚至又二年。師急於求證。復步中天竺山。參廣智。訢公一造戶庭。如膠漆相入。卽決以超脫死生大事。廣智爲舉臨濟無位真人之言。且詰之云。爾還知否。師不覺下拜。廣智云。爾何所見。而作禮耶。師答云。拜者非是。佗人。廣智云。從門入者。豈家珍耶。師云。和上愼母欺人也。廣智首肯者。久之。越五年。元文宗詔建大龍翔集慶寺於金陵。起廣智爲開山第一世。師復往依焉。選充維那之職。未幾陞主藏室。畱廣智左右者十餘年。盡得其所爲道。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問廣智云。選佛場中。僧伽如此。眾多。其有弗悖般若者乎。廣智云。戒律精嚴。言行不相背馳。唯崇裕一人。自受度以來。脅不沾席者三十載矣。張公深加獎嘆。師之聲光。自是日